

被广告的“五粮液机场”

曹林

源,既然道路能以企业命名,机场为何不能以企业命名。何况前面都有了先例,贵州已经以茅台命名机场了,宜宾以五粮液命名机场有何不可?

这么说,似乎很理直气壮了。不过,道路以企业命名,并没有取得共识,而是一直充满争议,比如武汉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制度,将新建的或者必须改名的道路、桥梁、广场等公用设施以及住宅区的命名权进行出售,就因市民担心被诸如“健民广场”、“红金龙大道”之类的商标化路名包围而搁浅。而贵州已有以茅台命名机场的先例,并不能证明“机场可以由企业冠名”的合理性。

想想看,其实当下的中国机场,能商业化开发的基本上都已经开发了,商人们绞尽脑汁开发一切可以开发的资源,占领一切乘客视野可及的空白处;临近机场的广告牌,机场内入驻的商场,机票背面空白处,推车手柄处的广告位,登机时乘客经过的廊桥,飞机座椅椅背处……只有机场的名字还显示着其公共资源的属性。按照国际通行的机场命名规范,机场的名字一般以建设所在地地名命名。

从路名到机场名,公共资源能像这样一个都不剩地卖光吗?起码应该有所节制。毕竟民众所生活的公共空间不是简单的建筑组合和符号堆砌,他们栖息和流动的环境由一个个实在的桥名、路名、广场名和机场名组成,这些名字他们每天都会看到、提到、经过和停留——正因为此,给公共建筑和设施命名不能完全当成一种生意来做,不能不顾民众感受而只看成是政府和企业的一种交易,不能割断民众与公共设施之间的文化脐带,在潜意识中伤害到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认同感。

在当下过度商业化的氛围笼罩下,民众已经被城市中铺天盖地的广告符号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广告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未被商业侵入之地已经少之又少了。可想而知,当那些最不可被商业开发的公共设施名字都被广告占领的时候,伴随我们出行的,将是怎样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新民随笔

人间真情

阎小烟

汤森与周苏红的故事,昨一经本报道,反响强烈,大家纷纷对他们表示祝福,感慨人间这份难得的真情。

事实上,在刊发此组报道前,并非没有忐忑,顾虑来自汤森和他家人,还有周苏红。公众对这组报道,会如何反馈?曾被视为体坛的“金童玉女”,曾被捧为坚贞爱情之“楷模”,他俩的离婚,究竟会引来如何的评判?

新浪、搜狐等各大网站,纷纷转发本报道,并在网民中进行调查,九成以上人持正面态度,认为这是这段婚姻最好的一个结局……很欣慰。体现的,是这个社会的一种进步:大众心态变得包容了,充满了人性的关爱。直到这一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新闻报道,无非是用真心、报真事、说真话、写真情——这样的一份人间大爱,被我们的记者努力挖掘、敏锐捕捉到了,并能够一直不懈地跟踪。

媒体观点

■ **人民日报**《大学内涵岂能量化》:大学精神可以有各种定义,“独立”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内涵。这样的精神,可以因为无法量化被剔除在指标之外,但决不能被大学自我“过滤”掉。(杨旭)

■ **新华每日电讯**《区区三句话能让官员失去防备?》:俗话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迷信的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法理的话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是听老人的,听老天的,还是听法律的,官员都该将自己的心理防线和底线筑得高些再高些。敬畏民意民心,追求公平公正,才是正道。(朱旭东)

■ **中国青年报**《在过度劳累的压力下自我救赎》:青年人应该学会自我减压、自我解放。那位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讲师于娟生前留言:在生死临界点,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于娟的话没能拯救她自己,却能给正在拼命的青年以启示。(胡印斌)

新民网论

黄浦区法院近日发布《2011年医疗纠纷审判白皮书》,指出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对患者询问不全面、病历制作不规范、医生告知有欠缺、手术准备不充分、产检检查不仔细五方面不足。

正如法院白皮书指出的,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还需医疗服务机构从减少自身各种“硬伤”入手。

法院审理案件中显示,有医务人员居然在没有全面了解患者药物过敏的情况下,就随意用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也有医生在进行手术前,未充分告知患者家属可能产生哪些并发症。之所以出现这些程序性硬伤,一方面固然与医院医生工作量大有关,另一方面同样与医院日常管理制度是否细致到位有莫大关系。

法院审理案件中也显示,个别医院在产前检查时和手术前后出现误判,最终导致医疗纠纷。要减少这类能力型的硬伤更不容易,特别是一些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本身医生素质、能力有限,碰到特殊病例也远比不上三甲医院那么多。这就需要抓紧建立跨部门、跨医院的信息互通机制,尤其是利用网络手段强化信息沟通,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一些标准化治疗方案、标准化应急预案。(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观点圆桌

曝光违法企业何必遮遮掩掩?

新闻焦点:据羊城晚报报道,此前媒体报道“佛山市高明区一大型调味品企业涉嫌使用工业盐水作为原料制造酱油”,引起猜疑,许多人将矛头指向在高明设厂的海天酱油。随后有关部门澄清,涉案企业实为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违法就该点名

坚持最起码的信息公开,点名曝光违法企业,还消费者应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该成奢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打击不法企业,同时保护守法企业。 廖水南

谨防轻轻放过

危害食品安全,谨防轻轻放过。如果违法经营得不偿失,就不会火中取栗;如果违法经营物超所值,则会铤而走险。有害食品频出,症结之一就是违法成本过低。 许晓明

还有“傍名牌”问题

有关部门澄清之后,仍有人因为海天的“威极生抽”等产品而保留怀疑。这是个活生生的“傍名牌”例子。“傍名牌”扰乱消费者认知,其危害也不可忽视。 王文武

余烬录

和一向投契的朋友起了争执,为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获准从事幼托工作的新规。对据称多达1.2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眼下这一旨在消除乙肝歧视的福音,千呼万唤始出来,足以额手称庆。但是,作为一个幼儿的母亲,曾经理性的朋友却疑虑重重,这真能万无一失吗?何必让脆弱孩子们去承受“就业公平”的重担?在诸多育儿论坛,家长们又是一片哗然反对之声。

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迟来的爱”,会不会再一次被集体性的、以爱的名义倾泻的歧视声浪叫停?

两年前,有过相似的一幕。有一群被叫做“山羊宝宝”的孩子,因为他们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屡被幼儿园和其他孩子的家长拒绝入园。当时卫生部拟给“山羊宝宝”以正常待遇,也招致其他家长群起而攻之。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可想而知,

当一亿人因“无知”而被歧视

李泓冰

吻、蚊子叮咬都有传染之虞——有什么理由要让别人为这份无知付出高昂代价呢?爱,也是有边界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任何护犊心切的家长,都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去规避并不存在的所谓“风险”。

在美、澳、日、韩等诸多国家,乙肝表面抗原的阴与阳,属个人隐私,各行业招工时均不准查验。然而,超过80%的外资在华企业在招聘时却强制体检乙肝指标,约70%的外企不招聘乙肝病毒携带者,尽管在外企的母国这是违法之举。看来,中国已成乙肝歧视的“天堂”。

根据卫生部最新统计,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经从1.2亿下降到9300万。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缺乏母婴传播阻断技术、一次性注射器不普及、献血等环节检测不严、

乙肝疫苗尚未应用等原因,导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与日俱增。今后,随着上述原因的消弭,乙肝传播会逐步减少,卫生部的目标是到2050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率降到1%以下。

捍卫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不独是为了他们,也不独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相,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在他人遭受歧视时,我们选择了哗然以从或是默许,这一次我们或许可以逃离伤害;但是,歧视从此可以渐渐嚣张到以任何名义进行。或许,有朝一日,当歧视不幸地落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旁人也会选择哗然以从或是默许——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被公然喧哗着蔑视,谁会有力量来救赎下一个可能被害、被歧视的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请让无知和歧视,远远地走开!